# 看了他写的诗,整个人觉得不好了,苏轼为什么还要嘲笑他?

来源：网络 作者：深巷幽兰 更新时间：2024-12-08

*看了他写的诗,整个人觉得不好了,苏轼为什么还要嘲笑他?下面小编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相关内容。　　孟郊(751~814)是中唐诗坛奇葩，同时代的著名诗人贾岛、白居易等人对他的诗作推崇备至，但自从被苏轼讥为“郊寒”之后，后世诗评家又将他的人品...*

　　看了他写的诗,整个人觉得不好了,苏轼为什么还要嘲笑他?下面小编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相关内容。

　　孟郊(751~814)是中唐诗坛奇葩，同时代的著名诗人贾岛、白居易等人对他的诗作推崇备至，但自从被苏轼讥为“郊寒”之后，后世诗评家又将他的人品、诗作贬的一无是处。

　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

　　孟郊，是唐代诗坛的“寒号鸟”，以悲愁寒苦的诗风著称于世。

　　所以如此，应该与其幼年丧父、老年三子俱丧，一生命运多舛有关。

　　在唐代诗人中，再找出一个比孟郊还要苦逼的，估计很难。

　　孟郊出身于小官宦家庭，其父孟庭玢曾任昆山尉。父亲去世后，少年孟郊前往河南嵩山寺院中苦读，准备走科举仕进的路子。

　　科举制度始创于隋，盛于唐贞观年间，那些位极人臣的，如果不是进士出身，总感觉低人一等，说话也不硬气。

　　只是中进士和买体彩一样，几率小的可怜。与进士考试不同，明经考较的是死记硬背的功夫，只要你记忆力强悍，就可以轻而易举的中明经榜。唐代科举有“五十少进士，三十老明经”的说法，因此在当时有了“太宗皇帝真长策，赚得英雄尽白头”的诗句流传。传说，唐太宗看到参加科举的试子鱼贯而行，志得意满之余，一语道破天机——天下英雄，入吾彀中矣!

　　唐代科举，形式大于内容，如果无人赏识，朝中无权贵提携，出生贫寒者想要通过科举出人头地，比登天还难。为国拣拔人才的严肃大典，在没有正式开始之前，名次都已经内定了。

　　中进士并不是凭才华，而是凭人脉。功夫不在笔墨间，而在于资源。

　　科举，不过是统治者深思熟虑后，给无数有志之士的一块画饼而已。看上去很美，却是美女如花隔云端，当真你就输了。

　　孟郊汲汲于功名，只是象他这样出身低微的寒士，很难得到权贵的举荐，因此他的科举之路注定不会平坦。

　　“秋风白露沾人衣，壮心凋落夺颜色。少年出门将诉谁?川无梁兮路无岐。”孟郊的这首《出门行》，写的就是这种进取受挫、彷徨无依的状况。

　　“本望文字达，今因文字穷”，年少时的孟郊一直幻想着以文字求显达，可是残酷的现实“啪、啪”打脸，几次科考都是名落孙山。

　　他的一首长诗《赠别崔纯亮》，其中有“当其失意时，滋洒各满裳。……一饭九祝噎，一嗟十断肠。”落第后伤心欲绝、哭天抹泪的糗样跃然纸间。

　　另有《再下第》诗云：“一夕九起嗟，梦短不到家。两度长安陌，空将泪见花。”孟郊落第后失眠多梦，只能终日以泪洗面。

　　直到三十而立的时候，他才终于醒悟，象这种无权无势，又无人欣赏提携的寒士，想要混体制根本不可能。

　　“一举成名天下知”，对于所有应试举子而言，家人的期盼无疑是他们巨大心理压力。数次名落孙山的孟郊，不敢回乡，为了不辜负家人的期待，在“居大不易””的长安咬牙坚持。

　　“十日一理发，每梳飞旅尘。三旬九过饮，每食唯旧贫”(《长安羁旅行》)。世态炎凉，孟郊的旅京生活落魄失意，根本无人理会，与之交往的也都是相同命运的落第士子。

　　“听乐离别中，声声入幽肠。晓泪滴楚瑟，夜魂绕吴乡。几回羁旅情，梦觉残烛光。”(《长安羁旅》)为功名背井离乡，凄苦酸辛之情，不是其中人难解其中味。

　　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，孟郊在其《远愁曲》中，“声翻太白云，泪洗蓝田峰”之句更是令人过目难忘。哀愁之深以至于泪洗山峰，果然是冷僻凄绝之语。

　　同样是写终南山，李白的诗是这样的：“有时白云起，天地自舒卷”;王维是这样的：“太乙近天都，连山到海隅”。

　　而孟郊则是这样写的：

　　南山塞天地，日月石上生。

　　高峰夜留景，深谷昼未明。

　　……

　　一个“塞”字将终南山的高不可攀表现的淋漓尽致，与李白“将登太行雪满山，欲渡黄河冰塞川”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只是二人格局气象相去甚远。孟郊的“塞”，今日读来仍觉胸口堵得慌。可以想象，孟郊作此诗时，心中的愤懑之情应该是属于爆表的临界点。

　　与孟郊同时代的韩愈作《南山诗》，共用了一百零二韵和五十一个或字铺陈排比。当他读了孟郊此诗后惊为天人，自叹不如，这样表达他对孟郊的景仰之情——低头拜东野，愿得始终如駏蛩。东野不回头，有如寸筳撞巨钟。吾愿身为云，东野变为龙。四方上下逐东野，虽有离别无由逢?

　　韩愈认为，如果孟郊是大树，他就是棵小草;如果孟郊是龙，他就是缭绕在龙身周的云彩。

　　累举不第后，孟郊北上开启了干谒之旅。先后投谒了李芃、陆长源、韦应物等人，希望得到奖掖提携。然而真正令他名闻天下的，还是中唐文坛领袖韩愈的评价。

　　安史之乱后，李唐盛极而衰，各种社会矛盾逐步突显，中唐表面上的平静只是暂时现象，整个王朝日薄西山，难逃摇摇欲坠的命运。粉饰太平的应制诗、唱和诗充斥诗坛，如何继承李杜的盛唐诗风，是每个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的问题。

　　整个诗坛都在尝试、摸索新的创作风格，孟郊“耻与新学游，愿将古农齐”，硬奇冷僻复古守道的诗风迎合了这股风潮，很快成为诗坛领军人物。尤其是在韩愈的大力宣扬下，孟郊声名鹊起，不但“才名振京国”，甚至是“诗随过海船”扬名域外了。

　　科举虽然只是部分权贵操纵掌控的游戏，但也需要有真才实学的花瓶点缀其间。贞元十二年(796)，四十六的孟郊苦尽甘来，终于考中了进士。

　　心花怒放的他，一改坚持二十多年凄苦悲怆的五言诗风，作《登科后》以纪其事：

　　昔日龌龊不足夸，今朝放荡思无涯。

　　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。

　　正是孟郊的这首七律，从此“春风得意”成了进士及第的代名词。

　　一面自我标榜清高，蔑视权贵，追求超脱，一面奔竞于朱门，寻求靠山。难以抑制的躁动，渴望成功，用诗文去表达怀才不遇，游移于仕隐之间，矛盾人格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。

　　鄙夷也是他，讴歌赞美也是他，求仕无成则哀哀切切如向隅之弃妇，抢得剩骨后则转嗔为喜，高耸尊臀拜舞于尘埃山呼万岁。

　　活得最没有尊严的，估计就是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了。

　　盛唐之后的诗风少了豁达、通脱、豪放、冲淡，天真自信，四下弥漫着焦虑、激愤、凄苦、绝望、狭隘鄙俗。所以如此，大概是与国运江河日下、大厦将倾有关。

　　孟郊天真的以为，中了进士从此就可以平步青云。冷酷的现实告诉他，中进士只是拿到一块敲门砖罢了。

　　直到四年后，已经是五旬的孟郊才到洛阳应铨选，终于捞到一个溧阳县尉的官职。唐代官职共分九品，县尉是九品中的最末流，其职责为“亲理庶务，分判众曹，割断追催，收率课调”。

　　本想着宏图大展的孟郊，哪知道年过半百才混了个芝麻大的官，心底的失落可想而知。在任上，意志消沉的孟郊工作不积极，“间往坐水边，裴回(徘徊)赋诗，而曹务多废”。

　　虽然说生活不只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远方的诗与田野，但真的有了田野，只知道赋诗的话，再美丽的田野也要荒芜。

　　当初写诗是为作官，真的作了官就得端正态度尽职尽责，孟郊不懂得与时俱进，做好本职工作，仍然坚持赋诗。

　　大事做不来，小事不肯做，总觉得自己行，真的做起来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。许多人与孟郊一样眼高手低，包括我自己。

　　县官不是孟郊的粉丝，见他占着茅坑不拉屎，自然不会惯着他由他性子胡来，当即向上司举报了他，“请假尉代之，分其半奉(俸)”。

　　微薄的薪水，还要分一半给别人。即便是这样，孟郊仍舍不得手中的金饭碗，直到永贞元年(805)，孟郊这才心有不甘的辞去县尉之职。

　　辞官后的孟郊寓居长安，过了几年还算安定的日子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元和二、三年间，孟郊边丧三子，遭此打击的孟郊面容枯槁，身心憔悴，其《悼幼子》诗云：“负我十年恩，欠尔千行泪”，读来令人心酸不已。

　　福无双至、祸不单行，元和四年，孟郊慈母弃世。孟郊十分孝顺自己的母亲，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主衣”这首脍炙人口的《游子吟》，就是他为母亲所作。

　　在遭受亲人相继离世的打击下，孟郊身体也是每况愈下，生活困窘，在诗中屡屡感叹老、病、孤、穷，言辞中处处流露心如死灰的绝望之情。他的知交贾岛不是想方设法济贫(估计贾岛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)，而是作诗称其“葬时贫卖马，远日哭惟妻”。日子过得苦不堪言，诗中自然难有欣喜之情了。

　　后世诗评家严羽批评孟郊的诗“憔悴枯槁，局促不伸”，完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孟郊都活成这样了还能写诗，已经是神经大条了，再奢求其它，实在是不应该。

　　孟郊的一生，是穷困潦倒的一生，悲催的一生。

　　饥寒、郁闷、寡欢、羁旅、失子、丧母、衰老、贫病与之相伴终生，孟郊可谓遍尝生活的艰辛。日子过得如此凄惶，古今中外的诗人中，孟郊也算是蝎子粑粑独一份了。

　　“寒”这个字，在孟郊的诗中出现了数十次之多，在诗坛，与贾岛有“郊寒岛瘦”之称。

　　苏轼厌恶孟郊穷愁寒苦的诗，讥其为“寒号鸟”，却不知孟郊不是无病呻吟，他是真的苦。苏轼笑话他，是白天不懂夜的黑。

　　免责声明：以上内容源自网络，版权归原作者所有，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，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。

本文档由028GTXX.CN范文网提供，海量范文请访问 https://www.028gtxx.cn